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翰苑集卷十四

五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學錄臣羅萬選

謄錄貢生臣周培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集卷十四

唐 陸贄 撰

奏草

四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鈔錄進來冀
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
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慙顧慙非宜進退徬徨不知
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訐謀而恩參近侍

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為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

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
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
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
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
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
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
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
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

不任覲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

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
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
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
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
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
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
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
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

蕩心侈欲萌祗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

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
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
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
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毗俗昏鄙識昧
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
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
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
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

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

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

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

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
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
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禁網乘輿有舊儀郡國
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
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
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况
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謹陳
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

辭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
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
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
意況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
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
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
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
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

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
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為本議人物則以魏
元忠宋璟為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
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
挾姦復之為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
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
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為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
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

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
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
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為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
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
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
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
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
夫明則罔惑辭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

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偽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
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集
卷十四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頊

已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

裴諤

曾任金吾將軍

孫咸

曾任京兆少尹

周

皓

曾任丹延都團練觀察使

裴胄

曾任宣州刺史

崔造

殷亮

李舟

已上並任郎官

何

士幹姚南仲陸淳沈既濟

已上曾任補闕拾遺

右臣近因奏對言

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

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

慙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

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

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
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
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
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
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
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
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

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

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
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
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
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
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
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併若有幽贊一
失其便後何悔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
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
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
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
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
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
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

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
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
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
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
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
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
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
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

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聲有奪人之心疾雷不
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
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
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
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為用聚將而罔能叶心
自為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
各競於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鬪不可
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艱危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
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
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
功勲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
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
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
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

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

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漵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
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
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為信賞必罰霸王之
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
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
罰國之大綱一綱或隳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
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

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勲日廣財賦
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
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薰蕕
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
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
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
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
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

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
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
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
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
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
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
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
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

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

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
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
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
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員外
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
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狀
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
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

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有不可顧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翰苑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集卷十五

唐陸贄撰

奏草

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
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
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
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

本拔擢將為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耻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為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

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
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
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
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
由是有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
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
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
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

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爭為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愚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

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

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

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皦皦靡
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
不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
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
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
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

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為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為用也甚堅其為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及於尊榮愛則懼

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非誤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

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為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

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
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
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
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
以固論造塔事實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
惆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
以勳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元妙非凡

所窺如臣憎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
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
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
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
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
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
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
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

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却行而求及
前人也無乃愈踈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
於肆情逞憾以至於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
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
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
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
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
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

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
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
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
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為諫有
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
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
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
忠言者利於行而拂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

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為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營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

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勲
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
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及酸辛告急朝廷
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為流
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
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惟有
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浞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
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

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
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為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啟事
以聞謹奏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淑齋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
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
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
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
官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
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
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

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為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應主之誠各懷後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椅之男與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

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
不誣謹奏

古今圖書集成

卷十五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今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

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顙顙日望上
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
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
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為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
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
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草弊垂恩用符
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
體允得厥中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
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
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覷今且令留
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
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
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
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

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
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黼黻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
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
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
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
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
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

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

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
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
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
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
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有
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讐有矣臣故曰
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
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

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
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
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
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
容懷反側者迫于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于外
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
陛下至聖之德而邁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啟睿
心儆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

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
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
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為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
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款
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
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
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
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

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
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蕞爾凶醜曾何足
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
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
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
兇黨強狡者疑其為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
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
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于紫庭雖呵獎頗異其

辭然於圈閑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
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
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
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
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
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
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轂下生
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

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契瑜迭居闕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于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

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
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

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
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
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
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
小失為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
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
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翰苑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集卷十六

唐 陸贄 撰

奏草 六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

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
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
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
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
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澂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
尚勞聖憂謹附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
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
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

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寢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

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
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尅
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
慮其懷怨乘蹻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
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
寇終不滅臣請復為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
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
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

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
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
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
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
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
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
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
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

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
家內通光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
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
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丘墟得將安
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
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戶賴天奪其魄神降
之災覩機若瞑邁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
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

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
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
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
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
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既揚昏祲自斂蠢茲狂悖久
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
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
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城戢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

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惡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遊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

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
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忖度
謹冒昧以聞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

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
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城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
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
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
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

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

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迢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

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

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集
卷十六

興元請撫脩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
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
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
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蠢戇竊謂非宜
李楚琳乘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
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
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

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夏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

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潔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為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鈞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

求素行追扶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
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
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
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
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
便者陛下惠霑誓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
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

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
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
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
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
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効廢名浮於行則瀆冒
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
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
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

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
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
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
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
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
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
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之士乎
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



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
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勲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
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
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為難辨且名者衆之
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
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
天下既定乃論功勲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
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

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拔劒擊柱偶語謀反誼譁訟
冤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盖非
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
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
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
晚謹奏

[illegible]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
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
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
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
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
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
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

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毗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缺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

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
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
除元惡曾未決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
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
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維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
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
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
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

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
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
義慰犒有功綏輯烝黎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
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
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
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
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主必慎於此陛下
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

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

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急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于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

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鑒則德為帝
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
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奉亦聞粗備但以霖潦
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
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
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
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為害人功可施其備
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
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

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褒斜峻
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
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
峰澍流巨石崩奔旬殷相繼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
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過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皇邁
歿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
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淩崩
閭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

所為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靈滯更深谿澗
皆溢逕路既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
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
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
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
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願以不達為慮耳儻迴
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
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悽悽懇

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
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
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
愚以為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
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
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
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

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
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
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
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為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駕
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
縻偽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
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
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

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
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況復懷
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
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
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
思歸命斯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
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
興億衆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

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為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為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

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盖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固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為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盖為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
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
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
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
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
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
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污瀦既屬多虞

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
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
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
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
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
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
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偽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
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徵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

得不為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
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
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
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
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
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
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
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

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睢盱晨光既升勢自跼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

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
縱令蹢躅何惡能為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
遄止錄功擣勤敷肆眚之恩布維新之令然後徵韋臯
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勲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
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蠱介復勞誅鉏措置得
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為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
謹奏

--	--	--	--	--	--	--	--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澈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
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澈奏來者兇梗殲
盪闕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
處置大略已附欽澈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
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
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燮祈死吳克勁
越夫差啟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徽幸得不可以常覲覲

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
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先醜覆亡之會
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
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
役斯議一啟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
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
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
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漠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

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我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鉅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旋及遂乃螽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為之再駕行宮至于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

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
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
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贖
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
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
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
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為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
于斯懷景鵬以好音消稂沴為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

獻歸心假王叛援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
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
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霑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
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
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
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
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
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

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廐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闥獫狎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

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僅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
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
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
帶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
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主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
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
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
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

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

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
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
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
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
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鉅鋒叛者
不宥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
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
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

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
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
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
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
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
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
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

虞之戎已竊發于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
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
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
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
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
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
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
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集
卷十六

三十一

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
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為
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
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
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
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
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僮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
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

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屑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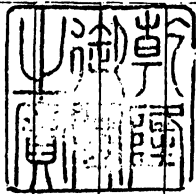
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

竊保中幾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愚驚心之日羣生
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
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
汚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
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
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
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
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

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
疾馬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
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
嫉亂之憤恐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
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
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
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
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

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

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
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翰苑集卷十六